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九回 開府兩江整官察吏 提巡五省戡暴安良

卻說吉慶和因蘇江兩湖等省吏治太壞，亟宜大加整頓，遂上了本章，請旨欽派大臣查辦。這本章洋洋灑灑，有千餘言，皆說那些候補人員，上自道府以及佐貳雜職，皆有營私巧詐，苟且貪婪者，宜一律嚴加參辦。現在督撫司道往往重於人情，偏於請托，以致卑劣輩出，或差或缺，百計鑽謀，甚至賄賂私人，營求僕役，甘言媚語，務使大吏巧受其欺，及至委辦一差，則又任意搜括，以飽欲壑，上下朦朧，不可勝言。最重者莫如各項釐金，為若輩藏金之窟。蓋釐金本為助餉而設，百貨經過不過抽其釐末，以期積少成多，國家定章本極寬厚，一自若輩經辦，遂即任情剝削，敲詐妄為，司事局差，上下其手，除應繳國課而外，餘皆中飽私囊，以致一次釐差，無不囊橐充實。究其此等巨款從何而得，又皆剝削民之脂膏，小民何辜，受其重累，其地方州縣各缺，或補或署，弊竇尤不可問，諸如挪移雜稅，侵蝕錢糧，報熟為災，私自賄賂，甚至假賑濟之舉，勒索商捐；藉積穀之名，漫加清價，弊端百出，無非為吞沒之階，負國負民，莫此為甚。其有被人參劾，自知罪不可逃，則又百計彌縫，就輕避重。即使萬無法想，不過僅一革職，以了其事，而若輩已挾貲甚富，任爾優游。所以那些不顧聲名的，都存了這個心，以致吏治日壞。皇上看了這道表章，覺得切中時弊，遂放了吉慶和為查辦大臣，著令悉心考察，其有貪贓不法之輩，著即隨時從重參處，以清吏治而肅官方。吉慶和奉了這個諭旨，卻暗想道：「整頓吏治責任綦嚴，若不做出一番出色驚人事，不特言不顧行，且無以上報天恩。」於是就謝了恩，過了兩日將都察院左都御史所有事務交卸後任已畢，即陛辭請訓。又向趙弼商請了許多整頓的言語，然後輕車減眾，只帶了一位幕友兩名家人，仍由航海南下，不日已到金陵，先在私第悄悄住下，又囑家丁幕友，不可洩漏風聲，為的是要私訪數日，家中的老母妻子敘談闊別，自是樂不可言，抽著空便作了書，寄往襄陽顧家莊囑顧全前來任所，一連訪了好幾天，胸中已有成竹。又去妙相寺訪了法真，此時法真已經圓寂，也就不必細說。

諸事已畢，才遣家丁到省預備行轅人夫驕馬，往官碼頭迎接，候了兩日都接不到，那裡曉得吉慶和卻從私第暗暗扮作辦差委員的模樣，帶了幕友家丁，混入行轅，當即飭傳府縣論話，外面派來伺候的差役，一聞傳諭，皆嚇得面如土色，個個咂嘴伸舌，不知欽差何時進來的，當下不敢怠慢，飛報去了。

一會子一府兩縣飛轎而來，到了轅門，在官廳內坐下，遞進手版，在那裡伺候，少停有人傳進府縣，趕著趨入，參見已畢一旁坐下，吉慶和便面諭了接印日期，又諄囑了好些話，府縣才唯唯而退。隔了一日，具折申奏視事的日期，差弁馳遞前去。閒話休表。

且說吉欽差抵省以後，果然剛方自矢，守正不阿，無論往來大小公事，悉皆親自批閱，從不假手於人，而接見僚屬，又必悉心考察，凡於民情風俗政事，無不細細諮訪，賢良者則面加獎勵，貪劣者亦暗記存查，其一種和藹融通，令人可親可愛，真個是溫而不厲，威而不猛，那些實缺候補人員，其素來清正自持，賢能夙著的，自有把握。其為身污苟且，巧詐鑽營的，無不百計圖謀，藉邀獎賞。有的營求信禮，請托栽培，有的賄賂私人，暗道線索。吉慶和卻立了個一定主意，凡有前項情事，一概收留，毫不拒絕。那些屬吏見此光景，以為是重人情，受賄賂的私了，於是苞苴日甚，紛至沓來。內中卻有個候補同知，姓韓名宏，本與吉公同鄉，他的底細這書中已說得不少，只因他從前與吉公稍有芥蒂，當吉公才點翰林時，他已驚心吊膽，惴惴不安；現在吉公查辦事件，他更嚇得魂消膽裂，連衙門都不敢上，恐怕觸起他的念頭就要參處。及至聽說苞苴不拒，賄賂公行，他又用著那鑽營的本領，先是托人說項，探聽得口碑尚好，便放了一半心，後又親自到轅稟安，吉公居然傳見，接談之下，頗覺親密異常，不是從前那樣光景，他便歡喜無限。

這日吉公又傳他進去，先談了許多閒話，後就回到釐金的積弊起來，他先在吉公前討好邀公，也就和盤托出，吉公便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釐金到是個優差了，如老兄自到省已來，聞者所委釐差已不下七八次，這老兄所得自必充實有餘。兄弟雖蒙皇上天恩，卻是一貧如洗，遠不及老兄挾有厚資，實是可羨之至。」韓宏聽了這番話，便疑惑吉公想他的賄賂，趕著斂容答道：「大人如肯賞納，卑職當聊表微忱。」吉公道：「老兄多金卻從辛苦而得，若雲分潤，某何敢當？」韓宏道：「區區微忱，當得孝敬。」

又談了一會，才稟辭而去。到了次日午後，便赴行轅稟見，吉公知其來意，即令傳進，韓宏行了常紮，四面看了看，見無旁人在此，趕著在靴筒內取出一個封套，上寫著「菲敬」二字，恭呈上去。吉公接過，將封套拆開，抽出內囊，卻是一張五千兩的銀票，吉公先行藏好，然後說道：「未免破費，只好徐圖良報了。」韓宏更加歡喜，少頃便欣然而去，不表。

且說吉公用意極深，凡有請托賄賂的，外面雖不拒絕，暗中卻立了一本賬簿，如某人係某人請托，某人托某人賄賂，某人賄銀若干，某人禮物多少，細細注明簿上，所有銀兩物件以及信禮等類，皆封固寄庫，又具了一道密折馳奏皇上。不必說外人不知底細，即署中幕友亦不能稍知情形。過了半個多月，奉到上諭，那些被參的人員有的革職，有的降級，皆憑奏折上的考語，分別究懲，連那個候補道鄔廉也在其內，惟有韓宏那廝最為利害，不獨革職，還要查抄，所有送吉公的那五千銀子，亦奉諭旨存庫，遇有災禍，撥為賑濟。吉公既奉了諭旨，當即札飭兩縣，並另委委員，監抄韓宏家產。可憐二十年的辛苦，千百人的脂膏，好容易鑽謀剝削而來，忽然一敗塗地，只落得一家數口仍作窮民，可勝浩歎，這且不表。那官場中無論實缺候補，及現有差人員，見吉公這樣利害，無不奉公守法，清節自操，吉制府又將州縣釐金各種積弊，大加搜剔，澈底澄清的整頓了一番，不到半年，真是吏治肅然，風清弊絕。

惟有行伍中的弊竇亦復不少，陸營如剋扣糧餉，兵額不足；水師如修造船隻，添置帆纜，皆係生財之道，然莫如海軍兵輪船之弊竇尤甚。蓋兵輪不用人力，專仗火工，運動機器，故全船以煤、紗、油三項為大宗，開船之時機器運動，慮其互相摩擦，機件一熱便有剝蝕之患，非油以滑澤之不可，而又慮油之有渣滓，則必用棉紗刻刻揩擦，使機器毫無滯鈍，然此項用度皆在管帶官公費內，所賺不甚過巨。惟煤斤一項則歸開支，因此浮報之弊，不可指屈。即以大概而論：如行船一點鐘，需用煤一噸者，則倍其數以報之，諸如巡閱海口，習練風濤，極而至於移錨位留火門，無不以少報多，為浮冒之地。此外全船應用之物又復極伙，若鋼鐵銅錫番布象皮之類難以悉數，自公家領來從暗地賣出，更有吞吸水勇，設額剋扣糧餉，種種不一。大府不諳此中情節，惟有聽其浮冒，受其欺瞞而已。故管帶兵輪之員，往往以數千金謀之，緣此中之出息可以五倍其數，謀此者不患以多金賄賂，特患不能遂其所謀。及至謀得到手，則又朋從往來，酒食徵逐，花天酒地，賭博冶游。揮霍既多，則應得薪資自不敷所用，而且各當道親近之輩，猶須點綴點綴，如乾修節敬之類。試同月得薪水能有多少？不設法以彌補之，則所得尚不償所失，遑計中飽私囊！此弊竇之所以開也。

這日吉公訪悉兵輪有如此的弊竇，亦國家一大漏卮，於是力籌整頓，以冀公歸實用。卻好洪提督從湖北辦理善後已畢，乘舟東下察看水師各營情形，便道金陵接取家眷，前赴松江本衙門駐紮，所帶本部兵馬，以一半分紮上游一帶各路要隘，以一半分紮江寧江蘇。這日到了金陵，先往公館，白夫人及公子俱歡喜無限，夫妻暢敘一晚，次日即往督署拜謁吉制府，當即請見，洪提督先與制府作了揖，即進去內室，給吉老夫人暨夫人請安已畢，然後同制府退出書房，彼此談了半日，吉制府就留洪提督午飯。酒席之上談起陸營水師暨兵輪上各種的弊竇，兩人熟商了一會，急欲除別，覺得未盡妥善。洪提督午飯已畢，就告辭往兩司道府各處拜謁，至晚方回，一夕無話。次日洪提督又去督署，與制府商議整頓除弊的良策，整整熟商了一日，才覺妥善。

吉公又將參劾貪劣不職各員的話說了一遍，洪提督聽到那候補道鄔廉亦被革職，便觸起前事，拍案稱快。吉公道：「今日才算為尊夫人消了從前的惡氣，老弟其何以謝我。」洪提督道：「若非仁兄記憶清切，小弟竟把這件公案忘卻了。」吉公道：「愚兄卻非因老弟而設，實是為弟夫人從前受他的鳥氣，且因他實係貪劣，若不盡法參處，何以清吏治而肅官方，此所謂公私皆當，一舉兩得。」

洪提督又道：「鄔廉雖屬可惡，究不若韓宏之荒唐，今被仁兄如此，實係痛快人心之事。」彼此痛談了一日，至晚飯後洪提督方回。吉制府又與洪提督會銜，具了一道表章，將這陸營水師海軍各弊竇宜如何破除整頓，各營統帶兵輪管帶等擇其尤為貪劣者，分別請旨懲處。以後奉到諭旨，均著照所請，於是水陸各營及海軍內，又參革了幾個統領營官，及管駕兵輪之管帶。由是風行雷厲，無不肅然懼畏起來，而行伍中又為之一振作。

且說洪提督在金陵住了幾日，又將杜海秋李亦仙二人聘入提署幕府，並將所部的兵馬，度地分紮已畢，即掣眷前往松江。原來江南水陸提督衙門，卻是兩處，陸路提督駐紮松江，水師駐紮安慶，洪提督以其夫人本係南方生長，恐在安慶白夫人不慣居住，故將官眷住在松江，洪提督卻常往來於松江安慶，以便巡察。過了兩個月，卻好狼山鎮總兵出缺，洪提督以狼山繫緊要重地，非老成諳練智勇足備之將，不足以資鎮守，遂與吉公會銜出奏，即以褚飛熊補授斯缺。其時長江一帶伏莽甚眾，洪提督又會同吉公，嚴飭所屬及地方官，認真拿辦，由是安靜異常，小民無不頌禱。

後來洪提督的白夫人生了兩男一女，吉制府王氏夫人也生了兩男兩女。彼此又結了兒女親戚。趙弼後至大拜，趙鼎銳兩兄弟，一至侍郎一至道府，鄭垣也升至藩臬，其子鄭洪鈞亦點入詞林，放了一任浙江主考。這幾家子孫均綿綿不絕。褚飛熊補了狼山鎮，也將姚夫人接到任所，後亦生了兩個兒子，皆是後話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此時四海昇平，萬民樂業，真是時和世泰，國富民康，那些走南到北的客商，亦復車馬雲騰，梯航畢集。小子受了我那朋友游慕湖兄之托，照著他那本隨筆錄胡亂譸扯，雜湊成書，卻於書中有幾處要緊的關鍵，尚未曲曲傳出，未免掃人興致，且不免令看官說小子筆墨不緊，脫節甚多，卻不知游慕湖那本隨筆錄，實只於此，做書的不便代他添造，放此有脫節的，不能錯怪小子眼光射不到底。看官，你道書中有那幾處脫節呢？待小子慢慢道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